

现代
中篇小说
力作

现代中篇小说力作 中

金钦俊 编选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61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0.875 插页4 字数 225,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册

书号: 10256·129 定价: 3.60元

目 录

生死场	萧 红 (1)
多角关系	茅 盾 (111)
边城	沈从文 (222)
清明时节	张天翼 (323)
我这一辈子	老 舍 (397)
八十一梦	张恨水 (470)

生死场

萧 红

编者评析

一九三五年，一对流亡入关的东北青年由鲁迅郑重介绍给文学界。他们就是萧红和萧军——两个经历了人生沉重“跋涉”的、原先寂寂无闻的作者。他们初次制作的中长篇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与叶紫的《丰收》一起，被鲁迅编入了特为他们创设的“奴隶丛书”。

“奴隶丛书”，一个沉重与愤怒的名称！不仅仅因为它们出自曾经身等奴隶的作者，写的又都是农村中悲凉的奴隶生活，更因为它们当中共同跃动着不愿做本族与异族压迫者的奴隶的红热的心！

《生死场》以不长的篇幅介绍了“九一八”前后东北农村十余年间的生活。它指给人们：在那儿，土地象弃婴横陈着，人们受着封建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轮番的辗轧；在那儿，生活是一条溷浊的泥河，流着咸味的汗，苦涩的泪，淤黑的血。它们点点滴滴、日日夜夜从它的子民心上流过。所以，这里有乡恋，但绝不是静夜涌起的甜味的怀想；这里有离愁，但绝不是小儿女对于聚短离长的嗔怨。这里有的是对于受难

的乡亲和呻吟的土地的博大的爱，就如作者生身的平原一般广漠；有的是对于同族吸血者和异族侵略者的深刻的恨，就如耙齿留下的沟痕一般分明。这感情的浩大、沉静、深挚，着实令我们惊异而又兴奋！

在过往的时代，凄楚的生活容易产生哀伤的文学。这类文学大多诉说苦难，显示鞭痕，旨在引发人们的不忍与同情。但《生死场》冀求的不是同情而是仇恨。它那“力透纸背”的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言》）。对于封建压迫者，它的回答是村民们组织“镰刀会”的举动。这场自发的、稚弱的反抗，虽然很快便烟消云散，结果地租反而加成，苦难又加一等，但那着着实实是一种强硬的“死的挣扎”。当“黑色的舌头”卷来，“王道”底下的惨剧比过去尤烈时，它的反应则是村民们更大规模的崛起。当人们读到村民们将枪口对准心窝盟誓的悲壮场面，看到老的，少的，健壮的，残疾的，一个个投奔到抗日的人民革命军中去的时候，必将深切体会到那是何等壮烈的“生的坚强”！

长期以来，社会的纷乱黑暗，生活的极端贫困，造成了乡野间人的思想的蒙昧。“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人几近于动物，生几同于死，那界限从来是不分明的。但生活被时代的急流搅动着，改变着，人的思想也在这急流中打着转，起着变化，一旦梦醒，他们便要为夺回生存权利而抗争了。小说结束那个胆怯畏事、安于贫苦的二里半卒于告别他那匹相伴为生的老山羊投奔抗日队伍的笔墨是含意深长的，它象征着民族的普遍觉醒，说明神圣的战火

正在把怯懦的变为果敢的，犹疑的变为坚决的，说明中华民族不可亡，也不会亡。正是这种昂扬的民族意识与抗争意志，使这篇凄楚动人的故事哀而不伤，悲而且壮，给国人以异样的激动。

作为一个来自乡野而又秉性宽厚的作家，萧红关注的是质朴、可爱而又受难的普通农夫农妇。她虽然也写野蛮和愚昧，但她审视的是淳朴的人类天性；她虽然也写缺陷和丑陋，但她挚爱的是乡村生活内蕴的美质。尽管萧红终生飘零，再也回不到故土，但她的心却始终留在关外发亮的黑土里，须臾未尝离开。作家的这种特性融进了作品，遂使《生死场》和后来的《呼兰河传》成为典型意义上的乡土文学而独步一时。萧红是一位为了爱去恨的作家，她对于人生的冷静的谛视与发自深心的对于乡野人物的挚爱相交融，是形成她乡土文学独特风格的最主要的因素。

如果说纤细的感觉是一般女性作者的特点的话，那萧红也不例外。但是，萧红还以她感觉的独特角度区别于其他女性作者。她的眼光常在人们通常不留意处“入射”，她的思维常在人们自以为熟知的事物上面往复滑动，她努力要从中觅得一点光和色，一点真谛，一点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感受。这使她摄得的影象大都习见而又新异，平常而又活脱，使人看后感到对生活又多了一点发现。先看作品开头对于山羊与榆树的叙写，对二里半的“房窝”与菜地的描绘，对二里半跟他的“麻面婆”、“罗圈腿”的动作言谈的刻划，便可见出作者观察是何等独特、入微，领略又是何等从容与丰厚了。

萧红创作全靠刻苦自学。经济的窘迫，生活的流徙，没有也不可能给她钻研技艺或字斟句酌的余裕。她的《生死场》文字清新脱俗而又间见杂质，人物鲜活而又不够完整，特别是结构上缺少章法，章节与章节之间缺乏有力的韧带的牵引，显得松散，也影响到情节与人物的集中。譬诸长画，它有许多鲜活朴茂的画面，但却缺少主轴，令人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但是，由于作者将东北人民作为一个群体来刻画，它们互相说明和补充，所以虽是疏疏落落写来，也自有—个整体形象在其中。同时，流贯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温润情感，在某种意义上也起到了串珠成贯的作用，多少弥补了作品在章法上的缺陷。

对于创作，萧红的态度是不愿媚俗，只求写真。她从来不喜欢用浓彩艳色去涂抹作品，而以绘出生活本来的色彩和道出得自生活的实感为限。这样，她状人写景，或是抒情写性，虽不着意敷彩设色，就又在那上面染上了折光于生活的浓淡不等的色彩和明暗不同的色泽。可以说，萧红摹写的是人物的真情，涂染的是生活的原色，因此她的作品有如一片醉红的枫林、一畴碧绿的稻田一样，是那么美丽鲜活，又那么质朴无华。借用前人将元代戏曲作家区分为“文采派”与“本色派”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萧红是一位现代的“本色派”小说作家。

一 麦 场

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啃嚼榆树的根端。

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

山羊啃嚼榆树皮，黏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被刮起的这些黏沫，仿佛是胰子的泡沫，又像粗重浮游着的丝条；黏沫挂满羊腿。榆树显然是生了疮疖，榆树带着偌大的疤痕。山羊却睡在荫中，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

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像是一棵大形的菌类。捕蝴蝶吗？捉蚱虫吗？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

很短时间以内，跌步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一片白菜的颜色有些相近山羊的颜色。

毗连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穗的高粱的林。小孩钻入高粱之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从头顶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结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显然凉爽一些。时间不久，小孩子争斗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机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高空的蓝天，遮覆住菜田上闪耀着的阳光，没有一块行云。一株柳条的短枝，小孩夹在腋下，走路他的两腿膝盖远远的分开，两只脚尖向里勾着，勾得腿在抱着个盆样。跌

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他远远地完全用喉音在问着：

“罗圈腿，唉呀！……不能找到？”

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徵着他。他说：“没有。”

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经过这条短道，前面就是二里半的房窝，他家门前种着一株杨树，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每日二里半走在杨树下，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摆动？杨树每天这样……他也每天停脚。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什么他都忘记，只见跌脚跌得更深了！每一步像在踏下一个坑去。

土屋周围，树条编做成墙，杨树一半荫影洒落到院中；麻面婆在荫影中洗濯衣裳。正午田圃间只留着寂静，惟有蝴蝶们为着花，远近的翩飞，不怕太阳烧毁它们的翅膀。一切都回藏起来，一只狗也寻着有荫的地方睡了！虫子们也回藏不鸣！

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侵着每个麻痕而下流。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她生不出磷膀来，只有印就的麻痕。

两只蝴蝶飞戏着闪过麻面婆，她用湿的手把飞着的蝴蝶打下来，一个落到盆中溺死了！她的身子向前继续伏动，汗流到嘴了，她舐尝一点盐的味，汗流到眼睛的时候，那是非常辣，她急切用湿手揩拭一下，但仍不停的洗濯。她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揉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若远看一点，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

土房的窗子，门，望去那和洞一样。麻面婆踏进门，她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可是在炕上，她抓到了日影，但是不能拿起，她知道她的眼睛是晕花了！好像在光明中忽然走进灭了灯的夜。她休息下来。感到非常凉爽。过了一会在席子下面她抽出一条自己的裤子。她用裤子抹着头上的汗，一面走向树荫放着盆的地方，她把裤子也浸进泥浆去。

裤子在盆中大概还没有洗完，可是搭到篱墙上了！也许已经洗完？麻面婆的事是一件跟紧一件，有必要时，她放下一件又去做别的。

邻屋的烟筒，浓烟冲出，被风吹散着，布满全院。烟迷着她的眼睛了！她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慌张着心弦，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她贴了满手的茅草，就那样，她烧饭，她的手从来没用清水洗过。她家的烟筒也冒着烟了。过了一会，她又出来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是拥着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

浓烟遮住太阳，院中一霎幽暗，在空中烟和云似的。

篱墙上的衣裳在滴水滴，蒸着污浊的气。整个村庄在火中窒息。午间的太阳权威着一切了！

“他妈的，给人家偷着走了吧？”

二里半跌脚利害的时候，都是把屁股向后面斜着，跌出一定的角度来。他去拍一拍山羊睡觉的草棚，可是羊在哪里？

“他妈的，谁偷了羊……混账种子！”

麻面婆听着丈夫骂，她走出来凹着眼睛：

“饭晚啦吗？看你不回来，我就洗些个衣裳。”

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

“唉呀！羊丢啦！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

听说羊丢，她去扬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那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她翻着，她没有想。全头发洒着一些细草，她丈夫想止住她，问她什么理由，她始终不说。她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为着从这奇迹，今后要人看重她。表明她不傻，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时节出现，于是像狗在柴堆上要得疲乏了！手在扒着发间的草杆，她坐下来。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聪明不够用，她意外的对自己失望。

过了一会邻人们在太阳底下四面出发，四面寻羊，麻面婆的饭锅冒着气，但，她也跟在后面。

二里半走出家门不远，遇见罗圈腿，孩子说：

“爸爸，我饿！”

二里半说：“回家去吃饭吧！”

可是二里半转身时老婆和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后面。

“你这老婆，来干什么？领他回家去吃饭。”

他说着不停的向前跌走。

黄色的，近黄色的麦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远看来麦地使人悲伤。在麦地尽端，井边什么人在汲水。二里半一只手遮在眉上，东西眺望，他忽然决定到那井的地方，在井沿看下

去，什么也没有，用井上汲水的桶子向水底深深的探试，什么也没有。最后，绞上水桶，他伏身到井边喝水，水在喉中有声，像是马在喝。

老王婆在门前草场上休息：

“麦子打得怎样啦？我的羊丢了！”

二里半青色的面孔为了丢羊更青色了！

咩……咩……羊叫？不是羊叫，寻羊的人叫。

林荫一排砖车经过，车夫们哗闹着。山羊的午睡醒转过来，它迷茫着用犄角在周身剔毛。为着树叶绿色的反映，山羊变成浅黄。卖瓜的人在道旁自己吃瓜。那一排砖车扬起浪般的灰尘，从林荫走上进城的大道。

山羊寂寞着，山羊完成了它的午睡，完成了它的树皮餐，而归家去了。山羊没有归家，它经过每棵高树，也听遍了每张叶子的刷鸣，山羊也要进城吗！它奔向进城的大道。

咩……咩，羊叫？不是羊叫，寻羊的人叫，二里半比别人叫出来更大声，那不像是羊叫，像是一条牛了！

最后，二里半和地邻动打，那样，他的帽子，像断了线的风筝，飘摇着下降，从他头上飘摇到远处。

“你踏碎了俺的白菜！——你……你……”

那个红脸长人，像是魔王一样，二里半被打得眼睛晕花起来，他去抽拔身边的一棵小树；小树无由的被害了，那家的女人出来，送出一支搅酱缸的耙子，耙子滴着酱。

他看见耙子来了，拔着一棵小树跑回家去，草帽是那般孤独的丢在井边，草帽他不知戴过了多少年头。

二里半骂着妻子：“混蛋，谁吃你的焦饭！”

他的面孔和马脸一样长。麻面婆惊惶着，带着愚蠢的举动，她知道山羊一定没能寻到。

过了一会，她到饭盆那里哭了！“我的……羊，我一天一天喂喂……大的，我抚摸着长起来的！”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她哭抽着，任意走到外面把晒干的衣裳搭进来，但她绝对没有心思注意到羊。

可是会旅行的山羊在草棚不断的搔痒，弄得板房的门扇快要掉落下来，门扇摔摆的响着。

下午了，二里半仍在炕上坐着。

“妈的，羊丢了就丢了吧！留着它不是好兆相。”

但是妻子不晓得养羊会有什么不好的兆相，她说：

“哼！那么白白地丢了？我一会去找，我想一定在高粱地里。”

“你还去找？你别找啦！丢就丢了吧！”

“我能找到它呢！”

“唉呀：找羊会出别的事哩！”

他脑中回旋着挨打的时候：——草帽像断了线的风筝飘摇着下落，酱耙子滴着酱。快抓住小树，快抓住小树。……二里半心中翻着这不好的兆相。

他的妻不知道这事。她朝向高粱地去了：蝴蝶和别的虫子热闹着，田地上有人工作了。她不和田上的妇女们搭话，

经过留着根的麦地时，她像微点的爬虫在那里。阳光比正午钝了些，虫鸣渐多了；渐飞渐多了！

老王婆工作剩余的时间，尽是，述说她无穷的命运。她的牙齿为着述说常常切得发响，那样她表示她的愤恨和潜怒。在星光下，她的脸纹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她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邻居的孩子们会说她是一头“猫头鹰”，她常常为着孩子们说她“猫头鹰”而愤激：她想自己怎么会成个那样的怪物呢？像碎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她开始吐痰。

孩子们的妈妈打了他们，孩子跑到一边去哭了！这时王婆她该终止她的讲说，她从窗洞爬进屋去过夜。但有时她并不注意孩子们哭，她不听见似地，她仍说着那一年麦子好；她多买了一条牛，牛又生了小牛，小牛后来又怎样？……她的讲话总是有起有落；关于一条牛，她能有无量的言词：牛是什么颜色？每天要吃多少水草？甚至要说到牛睡觉是怎样的姿势。

但是今夜院中一个讨厌的孩子也没有，王婆领着两个邻妇，坐在一条喂猪的槽子上，她们的故事便流水一般地在夜空里延展开。

天空一些云忙走，月亮陷进云围时，云和烟样，和煤山样，快要燃烧似地。再过一会，月亮埋进云山，四面听不见蛙鸣；只是萤虫闪闪着。

屋里，像是洞里，响起鼾声来，布遍了的声波旋走了满院。天边小的闪光不住的在闪合。王婆的故事对比着天空的云：

“……一个孩子三岁了，我把她摔死了，要小孩子我会成了个废物。……那天早晨……我想一想！……是早晨，我把她坐在草堆上，我去喂牛；草堆是在房后。等我想起孩子来，我跑去抱她，我看见草堆上没有孩子；我看见草堆下有铁犁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恶兆，偏偏孩子跌在铁犁一起，我以为她还活着呀！等我抱起来的时候……啊呀！”

一条闪光裂开来，看得清王婆是一个兴奋的幽灵。全麦田，高粱地，菜圃，都在闪光下出现。妇人们被惶惑着，像是有什么冷的东西，扑向她们的脸去。闪光一过，王婆的话声又连续下去：

“……啊呀！……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汽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我听一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压死一样。我也亲眼看过小狗被车轮轧死，我什么都看过。这庄上的谁家养小孩，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以后麦子收成很好，麦子是我割倒的，在场上一粒一粒我把麦子拾起来，就是那年我整个秋天没有停脚，没讲闲话，像连口气也没得喘似的，冬天就来了！到冬天我和邻人比着麦粒，我的麦粒是那样大呀！到冬天我的背曲得有些利害，在手里拿着大的麦粒。可是，邻人的孩子却长起来了！……到那时候，我好像忽然才想起我的小钟。”

王婆推一推邻妇，荡一荡头：

“我的孩子小名叫小钟呀！……我接连着熬苦了几夜没能睡，什么麦粒？从那时起，我连麦粒也不怎样看重了！就是如今，我也不把什么看重。那时我才二十几岁。”

闪光相连起来，能言的幽灵默默坐在闪光中。邻妇互望着，感到有些寒冷。

狗在麦场张狂着咬过来，多云的夜什么也不能告诉人们。忽然一道闪光，看见的黄狗卷着尾巴向二里半叫去，闪光一过，黄狗又回到麦堆，草茎折动出细微的声音。

“三哥不在家里？”

“他睡着哩！”王婆又回到她的默默中，她的答话像是从一个空瓶子或是从什么空的东西发出。猪槽上她一个人化石一般地留着。

“三哥！你又和三嫂闹嘴吗？你常常和她闹嘴，那会败坏了平安的日子的。”

二里半，能宽容妻子，以他的感觉去衡量别人。

赵三点起烟火来，他红色的脸笑了笑：“我没和谁闹嘴哩！”

二里半他从腰间解下烟袋，从容着说：

“我的羊丢了！你不知道吧？它又走了回来。要替我说出买主去，这条羊留着不是什么好兆相。”

赵三用粗嘎的声音大笑，大手和红色脸在闪光中伸现出来：

“哈……哈，倒不错，听说你的帽子飞到井边团团转呢！”

忽然二里半又看见身边长着一棵小树，快抓住小树，快抓住小树。他幻想终了，他知道被打的消息是传布出来，他捻一捻烟火，解辩着说：

“那家子不通人情，那有丢了羊不许找的勾当？她硬说踏了他的白菜，你看，我不能和她动打。”

摇一摇头，受着辱一般的冷没下去，他吸烟管，切心地感到羊不是好兆相，羊会伤着自己的脸面。

来了一道闪光，大手的高大的赵三，从炕沿站起，用手掌擦着眼睛。他忽然响叫：

“怕是要落雨吧！——坏啦！麦子还没打完，在场上堆着！”

赵三感到养牛和种地不足，必须到城里去发展。他每日进城，他渐渐不注意麦子，他梦想着另一桩有望的事业。

“那老婆，怎不去看麦子？麦子一定要给水冲走呢？”

赵三习惯的总以为她会坐在院心，闪光更来了！雷响，风声。一切翻动着黑夜的村庄。

“我在这里呀！到草棚拿席子来，把麦子盖起吧！”

喊声在有闪光的麦场响出，声音像碰着什么似的，好像在水上响出，王婆又震动着喉咙：“快些，没有用的，睡觉睡昏啦！你是摸不到门啦！”

赵三为着未来的大雨所恐吓，没有同她拌嘴。

高粱地像要倒折，地端的榆树吹啸起来，有点像金属的声音，为着闪的原故，全庄忽然裸现，忽然又沉埋下去。全庄像是海上浮着的泡沫。邻家和距离远一点的邻家有孩子的哭声，大人在嚷吵，什么酱缸没有盖啦！驱赶着鸡雏啦！种